

俄烏戰爭下中共對認知作戰的反思與臺灣應處之道

吳宗翰

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所

壹、前言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影響臺海情勢甚鉅。國際社會高度擔憂中共利用此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動對臺軍事攻擊。近兩年來，國內外媒體、智庫以及學術研究者根據各項指標、變項，各自提出戰爭在臺海爆發的不可能性與可能性。持否定態度者，多半以俄國的挫敗，或是侵臺綜合成本過高為由，主張條件不成立。相關文獻認為，臺灣海峽地形的阻隔；解放軍能力限制；美臺緊密關係；乃至於臺灣在世界供應鏈的關鍵地位等因素，足以嚇阻中共犯台。然而，另一派的觀點主張，鑑於習近平堅定推動「國家統一」目標，中共不會打消意圖，中共將不遺餘力克服局限，實踐目標。在存在意圖的前提下，中共必將積極從俄烏戰爭汲取經驗，強化能力，取得應付臺海戰場的優勢。¹

中共犯臺手段包括軍事與非軍事手段。其中，針對影響臺灣民眾認知領域的「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行動因其相對成本低、不分平時與戰時且難以防範等特性，已成為近年中共軍事理論重要研究議題；我國 110 年與 112 年的《國防報告書》亦分別指出

¹ Gabriel Dominguez,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 A Cautionary Tale For Beijing?" *the Japan times*, March 18, 2022,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22/03/18/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china-taiwan-lessons-russia-ukraine-war/>; Yaroslav Trofimov, "Why The War in Ukraine May Not Deter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6, 2023,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the-war-in-ukraine-may-not-deter-china-bc8aae89>; Mick Ryan, "What China Is Learning From The Ukraine War," *Futura Doctrina*, September 5, 2023, <https://mickryan.substack.com/p/what-china-is-learning-from-the-ukraine>; Eduardo Baptista and Greg Torode, "Studying Ukraine War, China's Military Minds Fret Over US Missiles, Starlink," *Reuters*, March 8,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studying-ukraine-war-chinas-military-minds-fret-over-us-missiles-starlink-2023-03-0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Assessment 2023* (London: IISS, 2023).

中共已對臺實踐該型態作戰，提醒國人防範。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將認知作戰定義為行為者利用資訊手段（information means）達到影響特定對象的認知（perception）、態度，甚至行為的行動，藉此塑造對發動者有利的戰略環境條件。³俄烏戰爭的經驗表明，民眾抗敵意志是抵抗侵略行動的關鍵。中共深諳此要義，亦在戰爭爆發初期就開始利用臺籍網紅操作不實訊息，企圖影響臺灣社會。⁴本文旨在探究俄烏戰爭對中共認知作戰的影響，從而思索臺灣建構相關制敵機制之基石。

貳、中共對俄烏戰爭的反思

俄烏戰爭爆發前後，認知領域一直是中共觀察的重點。《環球網》、《解放軍報》以及外宣機構支持的刊物均有指出「認知域作戰」的關鍵地位，以及其在現代戰場環境下涉及「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貿易戰、外交戰、科技戰、思想戰」的全維度特色。⁵總體而言，中共的反思集中在三大面向：涉及新興科技的角色、社群媒體的作用，以及俄烏／西方在認知戰上的攻守。

首先，中共極為關注新興科技對戰爭的影響。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長足進步與應用、大型網路社群媒體平台發揮的輿論製造與傳播效果，以及包括以文字、圖片與影音合

² 中華民國 110 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10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2021 年），頁 44；中華民國 112 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12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2023 年），頁 42。

³ Bernard Claverie and François du Cluzel, “The Cognitive Warfare Concept,” *Innovation Hub*, 2022, 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CW%20article%20Claverie%20du%20Cluzel%20final_0.pdf.

⁴ 劉榮，〈【認知作戰攻台 1】捧中撤僑「台灣小伙」原是中國網紅 人根本在東莞〉，《鏡周刊》，2022 年 2 月 25 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20225inv004>。

⁵ 李明海，〈李明海：認知域正成為未來智能化混合戰爭主戰場〉，《環球網》，2022 年 3 月 17 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47DoZ45dMzV>；吳佳坤、吳飛，〈動員、博弈與說服：俄烏衝突中的輿論戰探究〉，《傳媒觀察》，第 462 期，2022 年 6 月，頁 50-55；喻國明、郭婧一，〈從「輿論戰」到「認知戰」：認知爭奪的理論定義與實踐範式〉，《傳媒觀察》，第 464 期，2022 年 8 月，頁 23-29；李龍、馬路遙、苗麗娜，〈爭奪場域的轉移：俄烏衝突中的第五維空間輿論戰〉，《對外傳播》，2022 年 9 月，頁 65-72；汪海江，〈扣牢中心任務 聚力備戰打仗 努力開創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建設新局面〉，《人民論壇》，2023 年 5 月 15 日，<http://www.rmlt.com.cn/2023/0515/673231.shtml>。

成或生成的「假訊息」(disinformation)，是俄烏戰爭中認知作戰的探討重點。戰爭爆發初期，俄軍大舉空襲基輔，烏國情況十分危急。當時網路上不僅出現大量偽造的戰事圖片，也流傳澤連斯基總統(Volodymyr Zelenskyy)已經流亡國外的消息，亦有出現以「深偽技術」(deepfake technology)製造的假影片，仿冒澤連斯基呼籲國人投降。該段影片內容後來遭到事實查核組織破解，澤連斯基本人亦現身澄清不實謠言，鞏固民心。中共資料多有針對該事件，分析AI技術投入戰場引導認知的實用價值。

此外，社群媒體平台的高度影響力也為中共重視。自俄烏戰爭開始，中共即注意到，社群媒體透過「下架」、「標籤警示」俄國官媒資訊以及配合西方政府協助烏國的立場，致使支持莫斯科的聲音受到侷限。此外，中共還認為，由於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刻意渲染，俄烏雙方的國際形象被體現為「野蠻暴力 vs. 悲情弱勢」的二元對立情況，導致反俄反戰的情緒高漲。⁶另一方面，澤連斯基自戰爭爆發以來，「以身作則」把握各種國際場合呼籲各國支持烏克蘭，頻頻與各國政府領導人互動，爭取烏克蘭的最大利益，此一「領袖敘事」獲得的戰略收益不容小覷，促使烏克蘭獲得俄國難以取得的「不對稱優勢」。⁷許多討論認為，澤連斯基作為國家領導人對外發揮的影響力與感召力，實不下於實體的軍事作戰，是烏克蘭能抵抗俄國的重要關鍵。⁸長期以來，中共對於西方媒體始終謹慎，避免其在中國社會擴大用戶。俄烏戰爭的經驗將使北京更加敵視西方媒體。

中共檢視俄國在戰爭爆發一年半以來的行動，認為其在認知領域的表現並不如2014年烏克蘭危機時的成績。箇中原因，中共的軍

⁶ 郭文娟、凌海風、賀偉雄，〈俄烏衝突中民用高科技公司參戰研究〉，《現代防禦技術》，2023年4月3日，<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3019.TJ.20230403.1108.002.html>。

⁷ 付津、高婷婷，〈俄烏衝突中認知戰特點與啟示〉，《軍事文化研究》，第1期，2023年，頁125-128。

⁸ 郭棟霖，〈俄烏衝突對認知戰場博弈對人民軍隊的深刻啟示〉，《中國軍轉民》，2022年9月，頁81-83。

事與宣傳機構有分析認為，西方自 2014 年後即展開所謂的「全社會途徑」（whole-of-society approach），透過資源整合方式強化反俄的意識形態宣傳，同時也加強跨國間情報收集與分析的合作，以及結合國際友盟抵制俄國。此一模式運作數年後，在此次戰爭中展現成果。當 2022 年普欽（Vladimir Putin）宣布對烏「特別軍事行動」（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後，俄軍企圖複製 2014 年的經驗，透過主流媒體與社群媒體發動影音影像攻勢，搭配多層次的「民族歷史榮光」、「反納粹」論述敘事，以應對西方對其「侵略」、「假訊息」等指控；此外，俄方在軍事攻勢過程中亦不斷拋出多元議題，從抽象概念到特定案例（如美國在烏的生物實驗室、烏國製造髒彈），甚至到針對領導人個人道德形象的詆毀等，以期最終能達到煽動烏克蘭民眾情緒、爭取中立者的支持，瓦解部隊戰鬥意志等多重目標。⁹然而，由於西方國家在戰爭初期即圍堵俄國發動的輿論攻勢，要求社群媒體下架俄國官媒頻道，也立即啟動在政、經、社等領域的圍堵與制裁行動。俄國因而難以順利將認知領域的作戰，轉化為支持整體聯合作戰的關鍵一環。

針對此一結果，中共謹記經驗，思索未來如遭遇類似情況時，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應付。¹⁰尤其，美國已在俄烏戰爭的脈絡下加大對臺灣問題的介入，中共認為必須正視挑戰存在。¹¹

⁹ 李強、陽東升、孫江生、劉建軍、費愛國、王飛躍，〈「社會認知戰：時代背景、概念機理及引領性技術」〉，《指揮與控制學報》，2021 年第 2 期，頁 98；方興東、鍾祥銘，〈算法認知戰：俄烏衝突下輿論戰的新範式〉，《傳媒觀察》，第 460 期，2022 年 4 月，頁 5-15；任孟山、李呈野，〈俄烏衝突與戰時宣傳範式迭代—從「影像新聞」到「事實查核輿論戰」〉，《對外傳播》，2022 年 6 月，頁 38-42。

¹⁰ 張帆，〈以公開揭露情報為武器—烏克蘭危機期間拜登政府對情報的另類使用及其戰略邏輯〉，《社會科學文摘》，2023 年 1 月，頁 76-78；許華，〈烏克蘭危機中的美俄混合戰：演化、場景與鏡鑒〉，《俄羅斯學刊》，第 12 卷第 70 期，2022 年，頁 48-66。

¹¹ 薛振威、孫雲，〈從俄烏衝突看台海安全—以影響台海安全的外部因素為研究對象〉，《閩台關係研究》，第 190 期，2022 年，頁 53-62；周文星、姚震宇，〈俄烏衝突後美國主流智庫對台政策認知及其影響〉，《台海研究》，第 1 期，2023 年，頁 148-162；侯霞，〈俄烏衝突中美國對俄信息戰分析〉，《情報雜誌》，第 42 卷第 6 期，2023 年 6 月，頁 7-11。

參、對台灣的啟示

一、中共亟欲克服自身能力的不足

俄烏戰爭進行至今，俄國始終緊扣戰況起伏而施以多層次與多議題的操作，包括散布假訊息，到宣傳特定國家內部的反戰訴求，以及近期利用退出《黑海穀物協議》等手段，影響烏克蘭與鄰國的關係，製造矛盾、分化與脅迫。對此，烏國嚴陣以待。除了堅守抗敵意志，亦在戰爭後迅速建構綿密的國際網絡，從事實查核工作與分享機制，並不斷拉攏及鞏固友盟關係。本文分析發現，中共除密切注意事態發展，亦時常將自身角色代入情境，並認為對於 2022 年的戰場環境與俄國作戰面臨的挑戰與困難，以中共目前具備的能力，須應對的困境恐不下於俄國。

為扭轉結構上的劣勢，許多公開資料普遍提及中共至少須從三方向努力：

首先，是掌握關鍵新興科技的核心技術，發揮民間科技公司的優勢。此不僅著眼於控制新興科技帶來的影響力，還同時涉及更大範圍的供應鏈安全與國防創新等議題。

第二個方向是強化對資訊領域的治理。此一範圍包括制定法規，監管資料流、網路平台與輿論環境，以及提升網路空間的防護能力，這些應可視為防禦思維。

第三是強調具備多元自主發聲渠道的重要性，尤其是建構國際級平台。在俄烏戰爭中，俄國「聲音」在主流社群媒體受到禁絕，使其認知作戰無法有效協助其他領域聯合作戰，對戰事有負面影響。中共文獻對此一方向的重視，可視為對認知作戰攻勢的建議。

二、臺灣應持續加強應對認知作戰的「全社會途徑」

面對中共從事認知作戰，臺灣同西方國家的主流模式，應以

「全社會途徑」作為應對機制。「全社會途徑」的核心概念是指政府、公民社會團體攜手私部門共同發展策略，共同達成公共利益。¹²應用到臺灣防制認知作戰的經驗，在實踐上與處理假訊息機制密切相關。在該途徑下，政府機關與民間事實查核單位相互協力，於平時透過倡議或計畫廣推媒體識讀教育，提升民眾媒體識讀能力；當假訊息出現時，也透過各方協力，迅速核實消息真偽，並於事後究責，從而建構出具備韌性的完整網絡。¹³

2023 年《臺灣網路報告》調查顯示，2023 年臺灣個人上網率已近 85%，即時通訊軟體及社群媒體的整體使用率也分別達到 83%與 71%。不過，調查同時也指出，有近七成民眾同意「對社群媒體上的訊息不太可信」，也有近 48%的民眾對於自己查證新聞真假能力無信心。這兩項結果顯示的意涵是，民眾已普遍具備檢視資訊內容的習慣，對自我查核訊息的實踐則還有提升空間。¹⁴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我國政府單位與事實查核組織如「臺灣事實查核中心」、「Cofact 真的假的」、「MyGoPen」、「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等已多次發布報告，剖析中共利用戰爭時機發動的認知作戰。此外，各組織也不定期辦理工作坊，培養民眾對資訊查核的意識。隨著中共持續提升其能力與變換論述策略，我國的「全社會途徑」相關措施仍應持續強化。

與此同時，國防部可隨著國家重視認知作戰議題的脈絡下，綜合性規劃資訊作戰、政治作戰、心理作戰等部隊單位在全國軍的作戰角色，並著手整合構聯相關戰力（capability）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提升作戰能量（capacity）。具體作法方面，可先針對特定項目展開共同訓練課程，並定期舉行兵推或演習，促進單位之間的交流

¹² “Whole-of-society,” *OECD iLibrary*,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b3090ab7-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b3090ab7-en>.

¹³ 〈防制假訊息危害因應作為〉，《行政院》，2018 年 12 月 13 日，〈<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c38a3843-aaf7-45dd-aa4a-91f913c91559>〉。

¹⁴ 《2023 年台灣網路報告》（臺北：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3 年），頁 19、177。

與協調。此外，個別單位亦可規劃加強與民間事實查核組織交流的方案，增進軍民在相關議題上的互動。

肆、結語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認知作戰始終扮演隱蔽而關鍵的一環。交戰的俄、烏雙方均透過大量「資訊」支持其軍事行動，以期獲得更大的利益，莫斯科與基輔也在各式國際場合爭鋒相對、爭取友盟，並不遺餘力打擊對方社會的抗敵意志。鑑於中共積極汲取戰爭經驗，我國實有必要釐清中共在認知作戰行動方面的發展概況與趨勢，同時透過比對情資，俾利我國家安全。

本文分析認為，俄烏戰爭是中共發展認知作戰的重要案例，既有純理論層次的分析，更有企求實戰化運用的目的。從這些結果言，我國在應對中共的認知作戰上，可重點加強相關措施。我國現行「全社會途徑」機制運作成熟，應持續精進。此外，「資訊—政戰—心戰」能量的建立亦有其重要性。2023年9月7日，微軟（Microsoft）公司發布報告，指稱已在美國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中，觀察到中國利用社群媒體假帳號，以生成式AI生成的影音圖片操弄槍枝管控議題與攻擊特定政治人物。不排除此為中共測試或投入AI武器，對美國實施認知作戰的案例。¹⁵有鑑於我國明年即將迎來總統大選與國會選舉，全體社會應持續提升資訊識讀能力，注意可疑論述。

本文作者吳宗翰為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中國研究院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政治、認知作戰。

¹⁵ Clint Watts, "China, North Korea pursue new targets while honing cyber capabilities," *Microsoft*, September 7, 2023, <https://blogs.microsoft.com/on-the-issues/2023/09/07/digital-threats-cyberattacks-east-asia-china-north-korea/>.

China's Reflections on Cognitive Warfare in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and Taiwan's Countermeasure

Tsung-Han Wu

Division of Cyber Security and Decision-Making Simulation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in 2022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While there has been much deb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bout wheth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war to launch a military attack on Taiwan, the CCP has waged cognitive warfare against Taiwan during the war. At the same time, Beijing has drawn lessons from the war and is making efforts to strengthen its capabilities with the purpose of gaining an advantage in the event of a war in East Asia.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on the CCP's cognitive warfare, and take it as a foundation to consider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for Taiwan.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CCP's reflections focus on three aspects: the role of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offense and defense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the West in terms of cognitive warfare. First, the CCP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operations, particular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ch the Russian military uses to synthesize and generate disinformation to guide public opinion. Second, the CCP pays attention to western social media companies which collaborate with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to resist Russia through their platforms. Third, the CPP pays attention to the "whole-of-society" approach by which the West and Ukraine effectively

counter Russia's cognitive warfare operations. The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involve two points: the CCP has reflected on and is trying to overcome its own shortcomings; Taiwan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ts "whole-of-society" approach. Moreover,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sharpen its overall "information warfare-political warfare-psychological warfare" capabilities alig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societal attention vis-à-vis? cognitive warfare.

Keywords: Russian-Ukrainian War, Cognitive Warfare, Taiwan, China, Whole-of-society Approach